



【明慧网】我过去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大

法和真、善、忍。通过我妻子生病得救后，才知道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神奇精妙，并从此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二零一一年四月的一天，我妻子因身体不舒服到相关医院检查，结果说是一般的妇科病，打几天针吃几天药就好了。可是打了二十几天的针不但没好转，相反严重了。随后又到相应专业医院再做检查，结果出来后我惊呆了。我们赶紧直奔省肿瘤医院，反复检查结果是一样的：宫颈鳞癌！妻子的精神一下崩溃了。我们只有服从医生的治疗方案，听天由命吧！

我们按医生的治疗程序进行：第一化疗，第二手术，第三再化疗，第四放疗，第五、第六……没完没了，不知要把人折磨成什么样，能否熬得过来还是个未知数呢。但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她治，她是我们全家的主心骨，可以说没有她我将无法独活，所以我们坚持做下去。但是在做到第三个疗程时，妻子简直是奄奄一息。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远方亲戚来了，对我妻子弘扬大法，还带来了大法的书籍《转法轮》。从那时起妻子就一直拜读《转法轮》。嘿，她的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快，已经是个很好的人了。本来第四个放疗疗程不想再做了，

面对检查结果，我和妻子都惊呆了

但亲朋好友再三劝说，无奈之下才

又进行了四十三天的放疗治疗。可是这个时候妻子已经得大法了，虽然身体在受着放疗的摧残，但她一直坚持学《转法轮》，又坚持炼五套功法。如今她不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就连相邻的人感冒了也传染不了她。她现在真的好了，而且很好，四个多月来没有打针，没有吃药，我太高兴了！

我认认真真地反思，尽管我耗尽了我所有的财产和资金，但是医院救不了她，而法轮大法给了她第二次生命，救了她，也救了我们全家。我要向世人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李洪志大师好！◇



北京法轮功学员晨炼（1998）

北京科级公安由重庆事件谈退党心路

当年相识的一个小伙子，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科级。他说：我们办公室里的互联网不封，是敞开的，不用翻墙什么都看得到。三月十五日上午新华网发了薄熙来被免职的新闻，下午他打来电话，说自己用化名在大纪元新闻网站上登记退党，并打算回家让老婆孩子也都退。怎么想通的？他谈了下面一席话：

王立军出事，我心里一惊。这几年，他们重庆公安在全国公安系统多火啊，王立军多牛啊，这说倒就倒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手下的公安干警要跟着倒霉了。果不其然，后来传出王立军的亲信被薄熙来清洗，甚至丢命。我联想到自己，将来北京出事，我的命运会怎么样？有几分兔死狐悲的寒心。

宣布薄熙来下台，我心慌了，有种大难临头的恐惧感。薄熙来是大太子党，而且挺强势的，真像演戏是的，说没戏就没戏了。他联着周永康呢，是不是也悬了？北京公安都知道，周永康和重庆薄熙来关系好，重庆来人

干什么，我们不敢怠慢。现在中央力查重庆黑幕，能不牵扯周永康吗？“两会”上周还挺薄呢，我看周永康悬了。

周是全国政法委书记，这几年，全国公安是在他领导下，从北京公安的情况就能知道，全国黑事少不了。重庆薄熙来、王立军的打黑他支持，如果打黑定性为黑打的话，周永康对重庆当然负有责任。周永康要是倒台了，周的政绩就得翻个儿。各地像重庆的黑案，都曝光，网上说的器官（活摘法轮功器官）内幕要揭出来，党中央就悬了。重庆出事，北京现在还能压得住，北京出了事，中南海出了事呢？没治！出事就是大事，要命的事。

我知道，在司法界，数公安口最黑。公安系统不是一般的违法啊，在知法犯法、贪赃枉法，是掉头的罪。这几年作恶作大了，要说清算，头一个被清算的该是周永康。

看薄熙来和王立军鱼死网破的劲头，我们办公室的人都乍舌，真狠真黑，翻脸不认人，不如社会上的黑社会。我是看透了，不出事便罢，一旦

出事，谁还不是推得一干二净！我们一线“干活”的警察是头号替罪羊，任务是我们执行的。那时候，谁为你说话？谁保障你平安无事？有朝一日，我上面的领导们也像王立军、薄熙来互相火拚，又“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靠谁啊？！听说大头目都有外国护照了，随时开溜！我们往哪去？民愤民怨那么大，我都不敢穿警服带孩子逛街。嘱咐孩子少在外面说你爸是警察，怕孩子招灾引祸啊。

现在最想求的，就是一家人平安。我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旁边有个整天劝我戒烟戒酒的老婆。他们围着我转，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了他们我想踏踏实实活着。求谁能保佑我平安？求谁也不行，没的靠！法轮功朋友劝了我好几年了，现在听特别入耳，让我头脑清醒了许多，人家是为我好。不管怎么样，善恶有报，“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求神佛保佑我们一家人吧。文/苏久仁◇

神州浩劫：清华学子血与泪

——蒙古山村的骄傲被迫害瘫痪

（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位于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是中国大陆最知名的理工大学，可是有多少人能想象到，这个令中国人和全世界华人骄傲的学府，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起到现在，上演着怎样惨绝人寰的悲剧；又有多少清华学子在这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三年中，遭受了惨绝人寰的迫害。

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大学已知至少有十六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至少有十八人被非法劳教，至少三百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强制休学、退学、停职、非法拘禁、关押和洗脑、判刑，或直接送入劳教所，许多人被迫流离失所。

张连军，出生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太平地乡太平地村，天资聪颖，与人为善，一九九五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为山区里



张连军学生时的照片

无数人竞相传说的佳话，也成了当地家庭教育孩子的楷模。当时在清华大学弘传日盛的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大法，吸引了许多教师、学生，其中很多都是有高级职称的高级知识分子、博士、硕士研究生，通过修炼的实践，都被法轮功博大精深的法理所折服。

在江泽民发动对修炼“真、善、忍”的善良人群的残酷迫害后，张连军被逼迫表态，他坚守做人的原则：不昧着良心说话。面对中共铺天盖地的迫害，善良、正直的张连军，以对国家法律的信任，想通过上访的合法方式说明大法的清白，几次上访几次被抓，以至居无定所。张连军与法轮功学员吴相万二人一起租房住在清华普吉院四十五号。因张连军的手机被窃听，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海淀区国保不法人员破门而入，把二人绑架。

张连军在看守所里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被不法人员折磨得奄奄一息，因而被转移到北京公安医院加重迫害。位于北京东城区沙滩以南的公安医院病犯科，在该医院三层阶梯的深层地下，非常隐蔽，管理人员将病人几乎整天都铐在床上，有时用所谓的“治疗”对人进行折磨。对抵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长期铐住双手和脚，使其动弹不得，管理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死你一个人算什么。”

二零零三年八月份，张连军家人接到北京市国保电话，说张连军头部重伤，需做“手术”。父母匆忙赶到北京时，“北京国保”的人却说手术已做完，不许家人见。父母担心儿子的安危，强烈要求见人，都被拒绝。其实所谓的“手术”不过是迫害，张连军的脑神经遭到了破坏，大小便开始失禁，整天躺着面朝天花板，不知吃、不知喝、不能站、不能坐、不能翻身，小便插着导尿管，大便由别人帮助，有人跟他说话，他从不应答。

二零零四年四月他父亲去了北京“国保大队”探望，被告知儿子被判八年徒刑，老人听后如五雷轰顶，但又担心儿子手术后的身体状况，强烈要求见人，仍被无理拒绝。二零零四年五月份，北京不法人员把生活不能自理的张连军转至内蒙赤峰四监狱。好心的警察摇摇头说：“他们也太不象话了，把人给弄成这样。”

当时的张连军，几乎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无进食能力，无语言能力，眼球转动迟缓。眼睛看到人时，脸上有时会出现呆笑表情。躺卧床上，有时睁开眼睛，但不说话，由服刑人员负责喂食，每顿饭有时吃几口，很难下咽。因大小便失禁，湿褥子经常是一湿就一宿。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日，张家全家人去赤峰四监探视张连军，终于见到躺卧的张连军，无论怎样的摇晃，哭叫、问话，张连军全无一个正常人的表情，四肢不能动，呆呆的躺着。全家人痛哭，极度悲哀。直到这时，他的父母才如梦初醒，为什么几次要求见人他们不让。父母要求保外就医给孩子治病，狱方不让，要求家人把钱给四监，由四监给治疗，家人可以

古城联防（没在派出所编制内）是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派出所下属机构，约有几十人左右，穿便衣，他们从一九九九年就在晚上十一点至第二天上午八点期间在古城各个小区、街道、胡同到处转悠，主要任务是跟踪绑架法轮功学员，绑架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三千至五千元钱。二零一二年，他们绑架了广宁村地区七、八名法轮功学员。

其中古城联防人员李海山，五十岁左右，家住石景山区西黄村小区。此人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一直紧随江氏流氓集团，为了眼前利益抛弃良知和做人的道德，在明知真相后却还一意孤行，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是最卖力者之一。

二零一二年李海山突然得了糖尿病、肝病、肾病等多种疾病，痛不欲生，只好从联防队辞职在家养病，挣来的昧良心钱花得一干二净，还欠一屁股债。天网恢恢，神目如电！善恶终有报！奉劝那些参与迫害者别再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

给送药。人都这样了，四监狱还不肯放人保外就医，还振振有辞地说“北京有指示”。

张连军从二十八岁起在狱中躺了八年，无应对和保护能力，全身赤裸，白天有时也那么全身赤裸地晾着，有时给盖个布帘，有时给盖个被子，身上多处褥疮。有时尿床了，有时给换一下褥子，有时就一直湿着，有时还有下流的犯人对赤裸的张连军进行羞辱、亵渎、取乐。

这些年里，他的父母经常以泪洗面。好不容易熬到八年冤狱到期了，可二零一一年一月到监狱接人时，四监狱却拒不放人，说延期至七月十八日，后又推迟到二十五日，声称北京方面有指示。

二零一一年七月张连军被抬回家后，中共不法人员依然监视、跟踪张家人，赤峰政法委、“六一零”、公安等还登门骚扰，并布置便衣昼夜监视，有时突然冲进屋里，看一看躺在床上的张连军才离去。◇

北京古城联防人员李海山遭恶报